

般若心經略說

(一)

◆日慧長老



日慧長老，民國十五年五月九日出生，於九十七年七月六日圓寂。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肄業。剃染後於法義與實修上深耕潛修，深解經論，學德兼備。歷任台、港諸佛學院校教師。晚年，他將半生遨遊法海，已臻圓熟的佛學思想化為著作，先後著有《佛法的基本知識》、《禪七講話》、《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》、《華嚴法海微波》、《伏心寮聞思集》等書，交由慧炬出版社出版。《般若心經略說》與《金剛般若箋註》是他生命最後深得般若法味、中觀正見後的力作。長老在弟子們的心目中，彷彿文殊菩薩，用生命與智慧照亮大家，分分秒秒都活在為求佛法與利益眾生當中。

壹、緒言

般若波羅蜜多或般若波羅蜜，都是梵文prajñāpāramitā的音譯，後者，只是省略其語尾的多（tā）音而已；意譯智慧到彼岸；般若亦簡譯為智或慧，到彼岸亦簡譯為度，合稱智度或慧度。

《般若波羅蜜多經》是世尊三時教中，第二時教無相法輪的主經，秦譯《摩訶般若·無作品》、唐譯《大般若·初分說般若相品·第二分無標幟品》都有明文記載。其在大乘經中地位的崇高，可想而知。此經唐譯初分廣本有十萬頌，次廣本有二萬五千頌；秦譯和唐譯第二分同，《智度論》末卷記為二萬二千頌，這情形可能是部派間傳本的差異導致，尋常事耳。

今此經名為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心，是心要之義，若照鳩摩羅什譯名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》，則為總持之義，意即此短短二百六十字之文，便能總持廣本《般若》十萬頌的大義。不過，這大義由我來講說，祇能盡我所知一試了。

在沒有解說經文之前，須要說明的是：此經究竟是佛對舍利子說，還是觀自在菩薩對舍利子說，是很難確定的。考此經刊在藏經中的有七譯，除羅什及玄奘二大師所譯外，其餘五譯，都有序分及流通分，並且都記其為觀自在菩薩對舍利子說，西藏傳本也是如此。然今所據本是玄

奘譯，沒有序分及流通分，不能辨別是佛說抑觀自在菩薩說。蓋《大般若經》初分和第二、第三分都有大體相同的說法，且是佛對舍利子說；然今於此，擬從本經的多數譯本，作觀自在菩薩對舍利子說。《華嚴經》說：不動地菩薩即「能與聲聞、辟支佛、諸菩薩波羅蜜道」，以本經是觀自在菩薩說，也是很合理的！不過，尊者舍利子在聲聞人中以智慧第一著稱，佛在般若會上又曾為他說過同樣法要，故以為在這裡，觀自在菩薩並非為他重說，而是特別指出這段經是諸部《般若》的心要，期勉現前、當來有緣的人、天大眾，應當信受奉行。

本經譯者，玄奘大師在我國是家喻戶曉的。故於此不擬煩文介紹，欲詳知其生平事蹟，應讀其傳。

貳、正釋經文

一、示緣起

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觀自在菩薩，即我國婦孺皆知的觀世音菩薩，觀自在是觀世音的異譯，也有合譯為觀世音自在的。此菩薩是法身菩薩，以大悲號稱，乃諸佛世尊大悲心的象徵。據佛說，他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世尊座下的上首菩薩，將於彼世界補阿彌陀世尊的法王位。本師釋迦牟尼世尊應化來此世界時，他暫來此，佐助世尊作教化事業。

經說，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者，按：法身菩薩，原是恆常安住深般若波羅蜜多第一義中不動，而行菩薩行的，今於此說「行」，說「時」，不是表示此菩薩於般若波羅蜜多中，行有深淺之時，智有根本、後得之異，乃是指菩薩於此一時中有所欲行之事。謂此



菩薩於世尊般若會上，方便擇定此一時機，以無緣大悲，緣念一切眾生，欲有所說。其所說，如前說必能為現前、當來眾生作饒益的——諸法身菩薩之所作，決不落空！

「照見五蘊皆空」者，菩薩以無緣大悲緣念一切眾生時，不見有眾生，亦不見有眾生所依的蘊等諸法，五蘊諸法在離名言分別的慧眼照見之下，但見緣起自性空。經說「五蘊皆空」，即顯示五蘊諸法，不由他壞，一一本來自空，所謂無自性——自性空。其不空者，是凡夫如名言所說，執為實有而現起的。

「度一切苦厄」者，承上文，可知所謂的「一切苦」，乃指五蘊熾盛苦。「厄」是災害或災難之意。五蘊熾盛，是能災害眾生的。「度」者，五蘊自空，則無有可度之苦，更無有能為諸眾生作災害者，此中，無苦，亦無出苦之眾生。故所謂「度」等云云，乃是以無可度故度之義，說（諸有情）度一切苦厄。

觀自在菩薩以此因緣，對尊者舍利子說如下義。

二、述經義

（一）示般若波羅蜜多所通達義

舍利子！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。

這一句經，姚秦羅什三藏譯本，在「舍利子」之下，有謂：「色空故，無惱壞相；受空故，無受相；想空故，無知相；行空故，無作相；識空故，無覺相。」這一段說法，正能顯示五蘊熾盛相——色由惱壞熾盛乃至識由覺了熾盛。



復次，「色空故，無惱壞相……」等句，即是說色乃至識都畢竟空、無相。此義，佛於般若會中曾自說因緣：

爾時，佛告諸天眾言……諸天當知！一切法相，如來如實覺為無相。謂：變礙是色相，如來如實覺為無相。領納是受相，如來如實覺為無相。取像是想相，如來如實覺為無相。造作是行相，如來如實覺為無相。了別是識相，如來如實覺為無相。

上來解釋照見五蘊皆空等諸義，即依此教量而釋。《智度論》於此，有如下之論議：「凡夫所知諸相各異，佛知皆是空相，空相即是無相。」如是，如實知五蘊皆空。是故，五蘊性空，在佛是以一切種智如實知，在菩薩是以般若波羅蜜多照見知。菩薩與佛知義雖同，然菩薩有其不如之處；遠見者雖亦瞭然，終難比近見者之真也。

什公譯本，增入此等文句，有承上因緣，啟下所說的作用。也是《般若經·習相應品》世尊對舍利子所說的原文。

雖然，若照本譯本的譯文，則顯示尊者舍利子已瞭然觀自在菩薩要對他說什麼了，觀自在菩薩亦洞察尊者舍利子之先知，遂不舉說法因緣，直出其所說義。因為，此諸聖者，都是具足他心智的。而且，他們與會，或說，或問，或聽，都不在自利，乃在利他——聲聞阿羅漢在自辦已訖，未入無餘涅槃之前，亦樂意利他的。

觀自在菩薩對舍利子說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」者，顯示菩薩所照見的五蘊皆空，不是以空遮色。若是以空遮色，世間凡夫亦見色能遮空，則色、空便成相違的異品法，那就不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通達的諸法實相空了。般若波羅蜜多所通達的諸法實相空，是色等無自性——自性空之空。故此之所謂空，即是無自性義。若色、空都無自性，便是一相，一相則無相。雖然，這種異相，未得順忍菩薩猶有某種程度之執，名為法愛，



此種法愛，菩薩若得順忍，便能遠離。故觀自在菩薩在此作如是說，是特別教示發心的新學菩薩，切不可認為色、空是異相，應知是不異相。

又，觀自在菩薩之所以要作此色、空不異的回互之說，並非重複或強調之意；因為，色不異空，仍然容易被誤認為色是被空所壞，若空亦不異色，則不能說是空壞色了。

復次，色不異空，色是緣起法，世俗諦攝，空是諸法實相，在第一義諦中。這顯示緣起色法與諸法實相空不異，故色不是空的異品，空也不是色的異品，說色時不壞空性，說空性時亦不壞色。換句話說：說緣起時不壞諸法實相，說諸法實相時不壞緣起；再換句話說：說世俗時不壞第一義，說第一義時不壞世俗。《般若經·散華品》，釋提桓因讚須菩提智慧甚深，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，即是此義。

觀自在菩薩為進一步顯示此「不異」義，更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」這意味空中無色、受等，離色、受等亦無空；空即是色、受等，色、受等即是空，何則？經說「但有名字故謂為空。」復次，《中論·觀四諦品》的三是偈亦作是說：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，亦為是假名，亦是中道義。」此偈明指緣起法及空皆是假名，假名便無實事；然亦非無事——色、受等即是空為離有，空即是色、受等為離無，離有離無，正顯中道。所以，緣起性空，纔是般若波羅蜜的中道行。

或問：若如是者，豈不是一切法都歸虛無而成斷滅嗎？

答言：不是這樣！提此問題，乃不解緣起之過。所謂緣起，必然性空；由性空，方成緣起。惟這不是顛倒世間無明凡夫之所了，凡夫分別諸法異相，愛著求取，由憶想分別將虛妄不實之我及我所等，增益為自性有，遂成三界生死流轉，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，不分別諸法，遂如實見諸法為自性空。自性空中，法無自性，空亦無自性，如是，法空，空亦空。此處，本是離言絕想處，觀自在菩薩為悲愍諸未達者，方便示以五蘊皆空之義，謂前之「不異」、「即是」等。◎（待續）

